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故事化”教学方法探索

徐燕来

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孝感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0日

摘要

在现阶段,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课堂教学面临三重主要困境: 经典文本与学生情感共鸣的缺失、学生学习内驱力的不足, 以及教学创新举措的实施成效欠佳。作为一种适配性教学方法, 推进“故事化”教学可遵循以下三大基本思路: 构建以面对面“讲故事”为核心的教学生态; 通过“故事”营造沉浸式课堂体验; 采用翻转课堂模式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故事叙述。具体实施策略涵盖以下方面: 通过故事阐释的当代化, 搭建学生与经典文本之间的情感桥梁; 将看点讲述形象化,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借助课件制作智能化, 为故事化教学赋能并提升其效能。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故事化教学, 教学方法

An Exploration of “Story-Driven” Teaching Methods for Classic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anlai X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Hubei

Received: July 2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Abstract

At present,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lassics faces three major challenges: the lack of emotional resonance between classic texts and students, insufficient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and suboptimal outcomes from innovative teaching approaches. As an adaptive teaching methodology, promoting “Story-Driven” instruction can follow these thre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establishing a teaching ecosystem centered on face-to-face storytelling; creating

immersive classroom experiences through narratives; and adopting a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o encourage activ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story narratio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nclude: enhancing contemporary relevance through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to build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classic texts; visualizing key elements to stimulate learning interest; and leveraging intelligent courseware development to empower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ory-Driven teaching.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lassics, Story-Driven Teaching, Teaching Method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讲故事”是人们常用并且喜欢用的交流方法，“故事化”是指化用“讲故事”的方法，将叙事元素与技巧应用于非叙事性内容中的策略或过程，其目的在于将复杂、抽象或枯燥的信息转化为生动、引人入胜且易于理解的叙事形态，从而有效提升内容的吸引力与传播的影响力。“故事化”的应用范围并不局限于文学或娱乐领域，而是广泛延伸至教育、新闻、营销等诸多学科与实践领域。在商业叙事领域，关于“故事化”的研究聚焦于如何构造有感染力的故事。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基与托马斯·格雷斯在《故事经济学》中提出，故事是最高效的价值传递载体，“故事化沟通是传递信息最有力的形式，因为故事最适合人类心智”[1]，相较于抽象概念、冰冷数据与单向说教，故事更能唤醒受众的情感投入与主动思考。英国学者路德·科兰克在《故事的力量：快速说服与吸引别人的方法》第二章“影响力是温情与力量的总和”中指出“交流 = 你提供的刺激 + 听众的反映”[2]，故事是影响他人最为有效的沟通载体，并进一步以实践案例阐明了故事产生影响力的原理。在教育叙事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故事化”（叙事）育人是符合人的认知规律与教育本质的。比如，杰洛姆·布鲁纳在《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的观点》第六章“科学的叙事法”中，基于文化心理学框架指出，在逻辑-科学的认知模式与叙事认知模式两种模式中，逻辑-科学是知识目标，叙事是理解知识的工具。因此，叙事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理解世界的方式，即“当我们在组织我们自己的体验和认知时，很可能会以叙事的形象来作为最早、最自然的方式”[3]。从而为“故事化”提供了教育学理论依据。在教育实践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注重探索如何将叙事运用于教育实践。比如，国内学者丁钢在《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中提出，教育叙事是“以叙事来描述人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与个体的生活方式”[4]，其核心是立足经验、回归人本、探寻意义。可以说，麦基与科兰克的叙事传播理论解决了“如何讲故事”和“为什么讲故事”的问题，教育叙事理论则为故事化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此，“故事化”教学是指将“讲故事”的方法引入课堂教学实践，通过故事的形式组织、设计并实施教学活动的一种教学探索。

2. 中国现代文学课堂教学的困境及“故事化”教学的优势

在钱理群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作家们“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5]，展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首次全面觉醒的历程，刻画了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所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现代文学蕴含丰富的道德观念、伦理价值及人生哲理，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效能。然而，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话语体系的代际差

异以及历史背景认知的隔阂，当代大学生与现代文学经典之间形成了显著的认知与情感疏离，这一状况对现代文学经典课堂教学的有效推进构成了现实阻碍。

2.1. 中国现代文学课堂教学的困境

2.1.1. 现代文学经典与学生之间存在认知隔阂，学生难以共情

现代文学经典是由启蒙、救亡、革命等关键词编织而成的，总体上呈现的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图景。“当中国社会变革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期，现代文学传统经典提供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社会大众当下心理需求发生错位，因此其关注度逐渐降低。”[6]也就是说，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当代学生很难共情现代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时代焦虑与精神诉求。

2.1.2. 现代文学经典与学生之间存在审美趣味差距，学生阅读内驱力不足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体裁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体裁范式，开创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等新兴文学体裁；在艺术手法层面，汲取西方现代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识流、心理分析等创作手法，实现了多层面的艺术创新；在叙事策略上，有机整合了地域文化、方言俚语、民间习俗以及个性化、情感化的语言表达，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意蕴深远的环境描绘以及灵活运用倒叙、插叙等叙事技巧，彰显出丰富多元的艺术表现力。这些艺术特质要求读者进行深度阅读与沉思。然而，在当下语境中，以内容简短、切换迅速为特征的碎片化阅读模式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导阅读习惯。由于习惯于在短时间内完成阅读，当面对需要持续专注、慢节奏沉浸式思考的文学经典时，学生极易产生阅读倦怠。此外，文学经典依托文字媒介，要求读者调动想象力以品味语言内涵，这种审美比较“费脑”，难以满足学生对即时审美的需求，因而难以激发学生主动阅读的兴趣。

2.1.3. 学生缺乏阅读积累，教学创新举措难以有效实施

现代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方法，其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知识传授为核心，教学形式主要依托教师的板书与口头讲授；第二阶段在延续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引入多媒体课件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虽仍以教师为主导，但已初步倡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第三阶段则步入数字化互动阶段，强调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则扮演引导者与资源提供者的角色，核心任务在于指导学生“如何学习”。从整体上看，课堂教学重心逐渐从以教师“教”为中心转向以学生“学”为中心。在教学方法上，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易陷入单向知识灌输的困境，导致课堂氛围较为单调；而新兴教学方法，如情境教学法、小组研讨等，则因学生缺乏课前阅读积累，讨论时往往难以展开深入交流，因而实际效果并不显著。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教学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迁的时期，而“故事化”教学旨在优化现代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并探索其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迁的有效路径。

2.2.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故事化”教学的优势

“讲故事”是人们常用且喜欢用的沟通交流方法，“因为故事最适合人类心智”[1]，不仅能将信息生动且高效地传递给对方，还能在交流过程中催生新的认知。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教学，并非简单地把经典文学作品变成一个个故事，而是重新组织教学内容，把原本抽象、晦涩的文学知识变得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让学生从“乐学”逐渐达到“会学”“学会”。

2.2.1. 有助于打通学生与经典之间的认知隔阂

经典与学生之间的认知隔阂主要是历史语境所造成的，“故事化”教学立足文本，在保留经典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经典故事与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用当代话语重构经典的精神价值，以生动的故事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便于他们接受和理解。比如，《狂人日记》讲的是一个觉醒的故事，也是觉醒后如何

选择的故事；《阿Q正传》讲的是对国民性弱点进行批判的故事，也是有利于当代学生以此为镜破茧成长的故事……再比如《凤凰涅槃》《死水》《我爱这土地》等诗歌，在强烈的情感后面，自然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相隔百年，这些故事里的人、事与情，因与当今时代建立了关联而再放光芒。

2.2.2. 有助于弥合经典阅读要求与学生阅读习惯之间的差异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常被称为“数字青年”或“数字原住民”，他们对数字技术高度认同且具备娴熟运用能力。一直以来，现代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都存在“文化堕距”现象，即课堂教学在媒介新技术的应用上滞后，与数字原住民接受习惯错位，这种情况将在人工智能时代有所改变。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强调：“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模式，推动育人从以知识传授为重向以能力提升为本转变，加快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7]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故事化教学可以借助AI工具对经典文本进行情境还原、角色模拟与多模态呈现。例如，在讲授《骆驼祥子》时，可利用AI生成特定场景、模拟人物对话，引导学生深入感受环境氛围、理解人物形象。又如，在引导学生解析《雷雨》中的人物关系与情感纠葛时，通过AI交互辅助，可深入探究人物心理活动，明晰叙事内涵。AI赋能下的“故事化”教学，不仅契合智能时代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兴趣取向，还能增强课堂感染力与学生参与度。

2.2.3. 有助于突破传统“满堂灌”教学模式

“满堂灌”是一种教师主导的、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活动。在该模式中，教师们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主题归纳”的模式，将课堂变为单向度的知识灌输场所。然而，随着人类知识总量的急剧增长，“当今人类获得的知识数量早已不允许‘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类’”[8]，学生学习目的也不再局限于知识的代际传递，而是通过知识获取促进个体认知与发展。因此，课堂教学需从向学生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而“故事化”教学正好能实现“教”与“学”的双向奔赴。一方面，教师重新组织教学内容，将晦涩知识通俗化，让学生“乐学”；另一方面，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训练其“会学”，并通过引导监督确保其“学会”。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借助情境创设、角色代入与问题驱动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指导学生将经典作品的人物与情节进行故事化改编，并通过小组讨论深入分析人物形象与主题思想。这种从侧重教师“如何教”转向关注学生“如何学”的转变，有助于突破传统灌输式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限。

3. “故事化”教学的基本思路

3.1. 构建面对面“讲故事”的教学生态

“讲故事”的最好状态是讲者与听者面对面，讲的人声情并茂，听的人热血沸腾并随时有发表见解和抒情的冲动。在讲与听的过程中，挖掘经典文本与当下社会的连接点，让经典文本焕发当代生命力。

“课堂教学不仅是理性思维的训练场，而且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培育空间。”[9]面对面课堂教学能形成一种由情感驱动的课堂生态，在面对面课堂上讲现代文学经典故事，能缓解因时代语境差异、历史陌生感等原因形成的疏离感，让学生与经典共情。比如，讲朱自清的《背影》时，散文中深沉内敛的父爱不仅仅体现在父亲艰难攀爬月台为儿子买橘子的故事中，更体现在学生分享父爱故事的感动之中。在面对面课堂上，讨论父爱话题时，师生们欣喜、微笑、赞同的表情，左看右看时的窃窃私语，低头抬头间的点点思绪等，都在丰富着学生的情感体验。在面对面课堂上讲故事，是激活师生情感连接、搭建有温度课堂生态的关键路径。一方面，就教师的“教”而言，教师富有激情的讲解、生动的肢体动作和丰富的表情，能营造出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让教学内容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就学生的“学”来讲，在面对面课堂上，学生能直接从教师的目光、语调和表情中感受到真切的关怀与激励，那是一种“被看见、

被重视”的真切体验，是提升学生学习内在动力的重要引擎。

3.2. 应用“故事”打造“沉浸式”课堂体验

“沉浸式”课堂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高度仿真的场景营造和多感官刺激，让学习者全身心投入学习过程的教学方式。在教育界，吸引学生对学习任务产生兴趣是“5E”教学模式的起始环节，也是故事化教学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故事化教学实践中，用“故事”打造“沉浸式”课堂体验，是指通过讲故事进行情境创设，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等多种感官，全方位促进其参与学习。具体来说，一是利用影视、音频等多媒体资料实施“讲故事”策略，将现代文学经典的创作背景、作家的创作思路等资料进行真实语境还原，转化为可感知的场景。例如，在探讨抗战文学时展示历史照片并播放抗战歌曲，使学生直观感受时代氛围。二是将“讲故事”演绎为角色扮演、故事续写、分组辩论等互动活动，确保每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例如，在分析老舍的《骆驼祥子》时，不局限于对小说情节和主题的分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编织一个充满波折与悬念的叙事，使学生深刻体验时代的黑暗与祥子的挣扎，进而思考其悲剧命运背后的社会根源。三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讲故事”。例如开发互动式学习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扮演经典作品中的人物，通过完成任务、对话交流等方式，强化对文学经典的记忆与理解。

3.3. 推行“翻转课堂”引导学生讲故事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一种颠覆传统教学流程的新型模式，它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让教师从“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让课堂聚焦于解决问题和提升学生学习能力。为了让学生能参与课堂交流活动，翻转课堂将学习重点放在课前。具体来说，就是在课前通过线上学习、微课视频、自主阅读等方式让学生自主学习，然后在课堂上采取师生或者生生互动的方式进行教学。课堂能不能翻转，主要看学生有没有能力。教学实践表明，知识储备不充分、见识范围受限是学生学习自主性不足的重要原因。比如，尽管投入大量精力进行阅读，却仍难以理解文本内容、掌握其核心要义。

面对学生能力不足、课堂难以翻转的困境，学生借助 AI 工具就能突围。例如，当学生遇到阅读困难，最为便捷的方法是向 AI 提出问题，了解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然后再重新阅读文本。AI 就像学生身边的一个随时在线的、能够及时给予指导和支持的学习导师，学生可以随时补充知识、寻找对话案例、开展学理探寻，从而打破课堂沉默。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AI 将与教师协同组成“双师”[10]伴学，为翻转课堂教学提供智力保障。

4.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故事化”教学的实践案例

故事是“讲述者向聆听者传达，某人出于何种诉求而采取了何种行动，以及其行动背后的缘由”[11]，一则优质的故事往往凝聚着人物命运的转折、时代精神的迸发与价值观念的碰撞，能够激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兴趣、触动学生的情感，达成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推动课程思政目标的切实落地。将“讲故事”的方法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之中，主要策略包括故事当代化、看点形象化和课件智能化。

4.1. 故事当代化，激活经典共情学生

故事“当代化”是指找到经典故事与当代学生接受心理同频的契合点，以正向价值为坐标，提升学生与经典对话的能力，让学生与经典共情。在教学实践中，故事当代化最有利于构建面对面“讲故事”的教学生态：一是联系当下热点激活经典，鼓励学生对经典文本进行叙事重构与解构式续写；二是结合

主流价值观激活经典，帮助学生突破认知障碍，解答其生存与发展的困惑。

以鲁迅的《祝福》为例，故事当代化意味着立足当下，教学设计以“女性困境、礼教规训、个体尊严”为主题，引入性别平等、人文关怀等时代价值，引导学生对经典文本进行当代阐释。教学目标聚焦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梳理祥林嫂的故事，了解封建礼教制度与乡土舆论环境对她的压迫；二是理解《祝福》的启蒙内核，辨析祥林嫂悲剧背后的群体性冷漠与精神暴力。在课堂实践中，一是以“鲁镇纪事：祥林嫂的一生”为主线，将《祝福》转化为底层女性在乡土宗法社会中挣扎求生的悲剧故事，将学生由旁观者转变为鲁镇世界的亲历者，引导他们梳理祥林嫂的一生；二是进行角色代入，让学生分别扮演鲁四老爷、柳妈、鲁镇民众、“我”，体会不同群体是如何看待祥林嫂的；三是组织学生围绕“谁杀死了祥林嫂”进行思辨，理解《祝福》的启蒙叙事内涵；最后以祥林嫂的故事为依托进行当代延伸，引导学生关注弱势群体，树立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念。

就教学效果而言，相比于要求学生背诵“封建礼教吃人”结论，故事化教学让学生跟随故事走进鲁镇，真正感受到了祥林嫂的绝望，这便让不少学生提出了新思考。比如，悲剧不只来自制度，还有普通人无意识的冷漠。需要注意的是，在故事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引导文本细读，避免故事演绎脱离文本。

4.2. 看点形象化，故事造境激发学习兴趣

“看点”的本意是指引人注目或值得观看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看点即教学内容，通常涵盖作家作品、文本主旨以及艺术审美这三个方面。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看点”形象化就是将“看点”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故事情境，打造“沉浸式”课堂体验，增强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和理解水平：一是借鉴慕课资源，多渠道多角度听作家作品的故事，引导学生了解作家的生平轶事及其创作背景；二是借助 AI 还原故事场景，将文本主题可视化，增强学生的沉浸感。例如，借助 AI 生成《骆驼祥子》中人力车夫生存的时代街景与音效。当老北京的风雨尘烟扑面而来时，学生可感知祥子的挣扎。三是整合多媒体资源，将作品艺术特征影像化，让学生触摸故事的真实性，增强学生的理解力。例如，在讲授《沉沦》时，可展示郁达夫的照片及其手稿，或播放记录生活场景的原声影像，强化作品的真实感和亲近感。

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例，小说的主要看点是“一场诗意凄婉的爱恋，一曲乡土文明远去的挽歌”；主要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突破唯美爱情的浅层解读，理解沈从文的乡土理想及其现代性忧思。基于勒温的心理场论，主要设计思路是把文本环境、人物命运、学生经验整合为统一的心理场域，推动学生从旁观者转变为体验者，完成与经典的共情和价值反思。课前借助 AI 工具生成湘西茶峒的渡口风貌，推送湘西民俗以及沈从文生平的资料。然后，老师以问题开启课堂：在湘西边境的茶峒，一条河、一只渡船、一位老人、一个女孩，在这充满人情美、人性美的地方，一场浪漫的爱情却没能等来圆满结局，这样的故事藏着沈从文怎样的梦想与忧愁？课中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角色命运的沉浸式体验：一方面，在播放湘西婚恋习俗影视资料的同时，通过讲述人物命运，引导学生思考，在“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之下潜藏怎样的命运悲剧；另一方面，分组研讨“沈从文在构建人性小庙时，既然选址为理想乡土，那为什么还要安排悲剧结局？”讨论时，通过 AI 引入多文本对比，引导学生思考并区分命运的偶然性与乡土文明自身的局限性。

在《边城》的故事化教学过程中，各种资料、图片、影像冲击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这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小说的诗化艺术特征和小说的主题——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乡土理想消逝的文化挽歌，还能激发学生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大量开放性问题的，比如：理想化的乡土世界是否真实存在？如何避免乡土文化商

业化异化等。不足之处在于，部分学生会过度沉浸于翠翠的情感故事，忽视沈从文“人性重建”的启蒙理想。后续可尝试依托 AI 推送资料，加强课件前预习，同时，在课堂上重点强化文本思辨与文学史价值探究。

4.3. 课件智能化，为故事化教学赋能增效

课件智能化是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学内容的动态生成与个性化推送，使静态文本转化为可交互、可延展的认知支架，使 AI 成为学生思维的延伸。对于故事化教学来说，课件智能化的主要价值有两个：一是从静态 PPT 到学习引擎，拓展故事教学的边界。传统的课件，多以静态文字与图片为主，信息单向传递，缺乏互动性与个性化支持，而智能化课件则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内容的实时生成、情境适配与学习路径的动态调整。智能课件不仅可以根据学生认知水平调整难度，嵌入语音识别、语义分析功能，支持师生实时对话式学习；还能智能识别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兴趣偏好，精准匹配经典文本的阐释路径，精准捕捉学生学习盲区，提升教学的针对性。二是从工具辅助到“三元”共生，丰富故事呈现形式。人工智能时代是“传统的‘教师与学生’二元关系，逐步迈入‘教师、人工智能、学生’三元关系时代”[12]，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和技术为辅助的“师-生-机”课堂教学模式正在形成。在“三元共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价值引领者，学生是主动探索者，智能课件是教学伙伴。

以《阿 Q 正传》的教学为例，智能课件的课堂落地形态是这样的。以“国民性批判与现代启蒙精神”为主题，一是准备智能推送的内容，实现静态课件向动态生成课件转变。首先，根据 AI 提供的学情数据，将《阿 Q 正传》的学习内容分为基础内容、提升内容和拓展内容。然后，针对学生的具体学情进行智能推送：基础较差的学生推送基础内容，包括民国乡土社会史料、文本情节时间线等；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推送提升内容，包括精神胜利法的分析课件；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则自动推送拓展内容，比如鲁迅启蒙思想与同时代思想家的互文对比资料，供其拓展研读。二是在“三元共生”的教学模式中引入智能辅助。比如，组织学生围绕“精神胜利法”与“启蒙精神”讨论时，运用 AI 工具动态插入“国民劣根性的社会成因”“精神胜利法的当代隐喻”等拓展模块，辅助教师调整教学节奏。甚至可以尝试在智能课件中嵌入 AI 工具，提取文本中的非理性独白，生成角色心理模型，揭示阿 Q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阶级压迫下的生存策略，引导学生与经典对话。

随着技术的发展，“三元”教学模式将会逐渐形成并完善，即人工智能承担资源生成、学情诊断等辅助工作；教师保留教学设计、价值引领的主导地位；学生则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探究。当然，AI 介入课堂的潜在风险与挑战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 AI 算法会导致学习内容同质化；二是 AI 可即时生成答案容易让学生产生思维惰性和工具依赖，削弱文学语言感知力和逻辑思辨力；三是“三元”关系容易失衡，出现“技术主导、教师缺位、学生盲从”的新型教学困境，消解文学教育的人文温度。对此，作家陈楸帆的观点是“人类对‘他者’的恐惧仍根深蒂固，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最新的‘他者’正是 AI”[13]。他认为，人与 AI 的关系不应是竞争，而应是协作，不是惧怕，而应是拥抱。因此，对于 AI 助学，需要注意的是：要明确 AI 始终是辅助工具，课堂价值导向、文本深层阐释、人文精神升华、思辨问题链设计必须由教师主导；要明确 AI 的使用边界，建立“人机协同、人为核心”的课堂规则。比如，课前可用于资料搜集、学情诊断；课中仅用于情境补全、素材拓展；课后仅限辅助查阅，禁止直接生成成品答案。

5. 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故事化”教学是一种兼具创新性与实用性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理解经典的难度，减轻认知负荷，激发学习主动性，实现了从知识灌输到认知工具培养的转变。可以预见，

借助 AI 赋能,“故事化”教学可使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当代重获新生,既可为学生成长提供精神引导,又能培育出具备深厚人文素养与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还可为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赓续增添新动能。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5 年度湖北工程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究成果。

课题名称: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一)》课程教学研究。

课题编号: JY2025002。

参考文献

- [1] [美]罗伯特·麦基,托马斯·格雷。故事经济学[M]。陶喆,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 [2] [英]路德·科兰克。故事的力量:快速说服与吸引别人的方法[M]。陈契,刘彬,译。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 [3] [美]杰洛姆·布鲁纳。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的观点[M]。宋文里,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
- [4] 丁钢。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 [5]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 王泽龙。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路径探究[J]。中国社会科学,2022(4): 162-180, 208。
- [7]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EB/OL]。2025-08-26。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8/content_7037861.htm, 2026-02-01。
- [8] 吕立杰,荆鹏。发现知识的意义:课堂教学变革之意[J]。教育研究,2025,46(7): 83-93。
- [9] 侯怀银,梁焯。“课堂教学”解析[J]。教学与管理,2025(28): 1-6。
- [10] 刘妍,李琳,陈文俊,纪雪妮,刘元春。AI 伴学准备好了吗?——GAI 赋能高校课堂人机协作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5,46(12): 113-121。
- [11] [美]约翰·特鲁比。故事写作大师班[M]。江先声,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 [12] 朱逸,朱雯妍,林莉。人机协作:生成式对高校课堂教学效果的探微[J]。科学与社会,2025,15(4): 60-75, 174。
- [13] 陈楸帆。DeepSeek 之后,我们将如何写作? [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5(3): 31-36, 52。